

麦收往事

□刘川北

那时候农村学校没有暑假,只放麦秋假和秋假。秋假或者称之为大秋假,正是秋天收获的季节,镰玉米、割黄豆、刨红薯、打芝麻、起花生……有忙不完的活计,活儿虽然多,但铺排的战线长,40天的秋假忍着种种劳作,不疾不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秋假正是芒种后的麦收时节,所谓“芒种三天见麦茬”。大秋假是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而麦秋假时间短、任务重,正是抢收抢种的时候。麦秋假的秉性暴烈,就像过年时的二踢脚,遇见点火星便冲天而鸣。

夜里三四点钟,父亲准备妥当后向麦地进军。等到天亮起来,白日头挂上树梢,父亲才停下与麦子的抗争。母亲带着饭盒和水壶走向田间,给父亲送吃食。饭盒里不一定有肉,但一定少不了几颗咸鸡蛋。拔麦子或者割麦子属于重体力活,伙食太寡淡了体力跟不上,会严重阻碍麦收的进度。

金黄的麦子挤在麦田里,浩荡成大江滚滚,汪洋成波澜壮阔。麦浪涌到脚

边,漫天的金黄,搅动得黄沙一般平铺到天的尽头。这是我后来脱离稼穡后的诗情与想象,只是当时深陷困苦的劳作中,毫无趣味可言。最初几年是拔麦子,揽一怀麦子,麦穗带着它的利剑在胸前跳跃,划破脸和胳膊,脸火辣辣地疼,胳膊上仿佛有虫子在吸食。麦子被连根拔起后直起腰来,右脚踢到麦子根莖上,土粒四溅,落到头发上,落到脖子里,落到嘴里,土腥气漫延开来。两束麦子绞成了“麦腰子”,麦子渐多成捆,用麦腰子来捆扎一个一个腰身粗的麦头。

麦收天是最热的天,日头悬在半空,每一道光芒都变成了蛇吐出的信子,汗湿透衣衫,眼睛被汗液蛰得辣辣地疼。父亲拔四垄,我拔两垄,父亲霍霍地向前冲,没多久,精疲力尽的我被落得很远,一会儿看看远去的父亲的背影,一会儿瞅瞅遥不可及的麦子地地边,那时候最大的意愿就是逃离麦地。

拔了麦子后地干净,不用再捣麦茬。后来割麦,相对轻松些,但是长时间的站立、弯腰,身体被掏空了一般。麦子捆成捆,下一步就是把麦子运到村里的麦

场。用桑杈挑起麦个子,瘦小的架子车搭成一座小山。麦子运送到家,码在麦场,用铡刀割下麦头,把麦头散开在麦场晾晒。然后是打场,套上碌碡,人拖着碌碡轧麦子。

麦子和秸秆分离后开始扬场。父亲双手持簸箕,我端着木锨把麦子铲到簸箕里,父亲试试风向,用簸箕扬出麦子,麦子滑过一道漂亮的弧形,麦子沉,落如雨,麦糠飘飘似雪,麦子和麦糠依靠这古老的技术分离出来。母亲围了头巾,戴着帽子,用扫帚扫走麦子上遗落的麦糠。用不了多久,那些麦子就一粒一粒漫成高高隆起的坡地。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麦收时候天气多变,暴雨、冰雹都有可能让即将收获的粮食毁于一旦。眼看黑云铺满天,麦场上的粮食要堆起来,用塑料布苫盖上。有一年雨来得急,有一半的麦子泡了汤,晾晒不及时,有的发了芽。

忙完了整个麦假,假期作业只写了一点。我在老师布置的日记里这样写:那些麦子躺在麦场上,躺到粮食口袋里,它们惬意而幸福,我多想变成一棵麦子……

小小桦皮桶

□张明泽

老家有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有奶奶温暖的笑脸,还有那个已经斑驳的小小桦皮桶。

我还记得那个桦皮桶,小时候奶奶用它来装盐。奶奶说这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是她的一个娘家哥哥帮着箍的,在过去的日子里它承载了无数生活的记忆。每当我想起这个桦皮桶,那些关于它的故事就像一幅幅画卷在我心中展开。

老家的房子是传统的瓦房,属于典型的东北房,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内,整个房间都显得格外明亮。在屋子一角的柜橱里,那个桦皮桶静静地放着,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它有一尺多高,大海碗口粗细,它的表面已经很斑驳,有的地方桦树皮甚至已经裂开,露出粗粝的针线痕迹,一条用作提绳的麻绳上那些深深的纹路仿佛在讲述那些它所经历的岁月。

小时候,我总是喜欢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奶奶用桦皮桶装盐。当时人们吃的盐是一种叫大青盐的盐块,买回来之后要到碾子上碾碎。看着那一块块泛着青色的盐坷垃变成了一粒粒洁白的盐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宝石,而那个桦皮桶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宝箱,装满了无尽的神秘和想象。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外地求学、务工、当兵,直到参加工作,暂别了桦皮桶。每当我回到老家,看到那个依然静静放在柜橱角落里的桦皮桶,心中总是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我想起了小时候奶奶用它装盐的情景,想起了那些温暖的阳光,想起了那些美好的记忆。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许多东西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那个桦皮桶却始终待在那家的一角,默默地陪伴着这个家。每次回到老家,我总是喜欢坐在那个角落里,静静地回味有关桦皮桶的一切过往,那些生活的甜蜜和苦涩都在此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它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了这个家的历史和变迁。

如今,慈祥的奶奶已经故去,但在我心中,她的笑容依然温暖如初。当我看到那个桦皮桶时,仿佛看到了过去那个时代,看到了那些简单而美好的日子。

让母亲拎着包裹送一程

□赵向辉

每次回农村老家,母亲都给准备一些东西带回来,找个纸箱子装百八十斤柴鸡蛋,还有用塑料袋装着的小米、玉米糝、嫩玉米、红薯等,到了快过春节时就是粉条、炸糕、豆包老三样了。

有一次,我带女儿又回了一趟老家,回来时自然又是大包小包的,出门时我拎两个大点的,弟弟拿两个,女儿也抢着拿自己的,小侄女跟在后面,母亲抢着要替换我拿一个最重的袋子:“来,给我一个。”我死活不让:“哎呀,我拿吧,挺沉的。”出了胡同口,我对母亲说:“妈,回去吧。”母亲说:“走吧。”又往前走了几步,我再次说:“妈,快回去吧,这么冷。”母亲

嘴里说着“嗯,走吧”,可还是不停步,我只好停下劝她:“妈,回去吧,几步就到车站了。”母亲没再坚持,但是在她转身回去的一瞬间,我分明看到她的眼角有些湿润,我的内心泛起阵阵悔意,不该生硬地让母亲独自回去,料想她心中一定有些许苍凉和不舍。后来我和弟弟聊天,说起母亲送我的事情,弟弟说:“其实应该让妈把你送到车站,还应该让她拿一袋东西,哪怕最轻最小的,因为每次你走后妈都念叨,说什么连个袋子都不让我拿,也不知道车上有没有座,她是舍不得你和孩子走啊!”听了弟弟一番话,我的愧疚之情更加浓重了。

母亲拿着一个包裹送你,在她心里就等于挽着你的手,那是一种不舍,一种惦念。也许是母亲期盼着,不给你包裹你就不能出发,或者有可能留下来再住一两天。而当她把你送到车站或者送上车,等于让她多看了你一会儿,那是她的享受,是她爱的表达。

是啊,让母亲拎着包裹把你送上车吧,或者看着你发动汽车,看着你驾车远去,一定能减轻她的几许牵挂,那不只是一个包、一段路,那是一份浓浓的爱意,一份时时的惦念,我怎么就拒绝了?谁也无权拒绝母亲的爱和牵挂,所以,再回家看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让母亲拎一个包裹送一程。

那小院,那杏树

□孙志颖

儿时,我家院子里的影壁墙后面有棵杏树。这棵杏树长得并不粗壮,倒是显得有些纤细、单薄,孤零零地伫立在角落。盛夏临近,稀疏的枝桠上金黄的杏子却压满枝头,小院中弥漫着甜甜的香气,甚是醉人。

每逢三月,杏树几乎是第一个开花的,浅浅的、淡淡的粉小花娇俏可爱地绽放枝头,风姿绰约。我放学回家看到这一树芬芳,欣欣然围着杏树跳来跳去。杏树的花苞一般都比较小巧,单个欣赏不免显得孤单柔弱,整树整枝地欣赏才会令人赏心悦目。我踮起脚尖,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摘下一朵别在发卡上,仿佛自己就变成了杏花仙子。

杏树的花期会持续数日,为小小的院子增添了盎然生机。风从花枝间穿过,把光影拂得很凌乱,花瓣随风舞动着,竟惊飞了一群蜜蜂。蜜蜂们轰然飞起,围着花瓣绕来绕去,风静后又飞回

花苞中。落花时节,随风飘飘洒洒的杏花雨给小院铺上一层粉红色的地毯,让人不忍踩上去。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收集在透明的袋子里,或是夹在书页中,似乎这样就能把这春色和香气永远留住。

“花褪残红青杏小”。杏花落开始结小杏子,绿绿的,豆粒般大小,顶着花苞长出来。此时,杏树的叶子也开始疯狂生长。小麦扬花时,小青杏长到花生般大小,青里隐隐透着浅浅的黄。实在禁不住诱惑,我顺手摘下一颗放进嘴里,“咯嘣”咬上一口,又酸又涩,还夹杂着淡淡的苦,立刻呲牙咧嘴,浑身一激灵,酸得直哆嗦。

“五月樱桃六月杏,七月核桃八月梨。”六月中下旬,杏便成熟了,金灿灿挂满枝头,泛着淡淡的红晕。摘下掰开,露出洁白如玉的瓤,扑鼻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咬上一口,汁水便从口中溢出来,

沙沙的,糯糯的,透心的甜,满嘴生津,让人神清气爽。难怪文人墨客赞曰:“杏实甘于酪,丹浆溅齿寒。”

“杏叶绿、杏花白,青青的果子长起来。麦子熟、杏果黄,又红又软赛蜜糖。”杏熟透了会从树上掉下来,每天早晨都可以在树下捡到几个。若是赶上夜里狂风暴雨,早晨起来一看,树底下准会铺满黄澄澄的一层,很是让人心疼。每每这时,我都会捡上满满一小盆,洗干净带到学校里,分给小伙伴们吃。吃掉果实,剩下的杏核我们拿来玩游戏——往空中轻轻一抛,看谁抓得准,抓得多。这样的小游戏成为我儿时的记忆,一如逝去的青春再也回不来。

前几日,同事送我一箱大山杏,金黄中透着一丝嫣红,十分惹人喜爱。看着眼前这诱人的山杏,我的思绪飘到儿时那小院、那棵杏树下,愈发怀念那些杏树下的小时光。